

THE QUEEN OF CRIME
Agatha Christie
20
1890 - 2010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A Pocket Full Of Rye

黑麦奇案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郑须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A Pocket Full Of Rye

黑麦奇案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郑须弥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0-3769

Agatha Christie

A POCKET FULL OF RYE

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1 版译出

AGATHA CHRISTIE® MARPLE® [黑麦奇案] (英文版) Copyright ©

2010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A Pocket Full of Rye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麦奇案/(英)克里斯蒂(Christie, A.)著;郑
须弥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
ISBN 978-7-02-008198-1

I. ①黑… II. ①克… ②郑… III. ①侦探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4077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责任印制:王景林

黑麦奇案

Hei Mai Qi An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郑须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1 千字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8.5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198-1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布鲁斯·英格拉姆,他喜欢并且出版
了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出版说明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1926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



作关系,并一直持续了 50 年,共出版 70 余部著作。《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 Alibi 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1952 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 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6 年,她以 85 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1998 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 年 5 月

第1章

轮到萨默斯小姐沏茶了。萨默斯小姐是打字员中最后来的而且是最不能干的。她已经不再年轻了，一张脸绵羊般温和、且闷闷不乐。萨默斯小姐把水往茶叶上倒的时候，茶壶里的水其实还没有开，但是可怜的萨默斯小姐对于茶壶里的水是不是在沸腾这件事从来拿不大准。这是生活中令她烦恼的许多事情之一。

她把茶倒出来，给大家分送茶杯，每一个茶碟里放上两块软软的甜饼干。

能干的首席打字员格里菲思小姐头发灰白、秉性严苛，在“统一投资信托公司”已经工作了十六年了，她尖锐地说道：“水又没有开，萨默斯！”于是萨默斯小姐那张闷闷不乐而温和的脸就有点红了，她说：“啊哟，这次我的确认为水在滚呀。”

格里菲思小姐自己想着：“也许她还要再干一个月，这只是因为我们这么忙……但是她能干得下去吗？这个笨蛋上次把发给‘东方发展公司’的那封信打得那么糟——那完完全全是件简单的活，而且她在沏茶这件事上总是那么笨拙。要不是找不到任何聪明能干的话——而且上次饼干箱的盖子也没有盖严。真是的——”

这句话没想完，就像格里菲思小姐内心那么多的义愤填膺的想法一样。

正在此刻，格罗夫纳小姐仪态万方地进来了，来给福蒂斯丘先生沏那神圣的茶。福蒂斯丘先生的茶叶、茶具和打字员的不一样，饼干也是特别的。只有茶壶以及从盥洗室的水龙头里出来的水是一样的。但是这一次，因为是福蒂斯丘先生的茶，所以水是烧开的。格罗夫纳小姐负责将水烧开。

格罗夫纳小姐是位迷人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金发女郎。她身穿一套裁剪工价高昂的黑色套装，匀称的双腿裹在真正好质量、黑市价格最贵的尼龙袜里。

她穿过打字员室回去，绝无一点和任何人打招呼或向任何人看一眼的意思。这些打字员也许一直就是一群蟑螂而已。格罗夫纳小姐是福蒂斯丘先生的特别私人秘书；不怀好意的流言总是暗示说她还有别的什么身份，但是说实在的此话不真。福蒂斯丘先生最近又结了婚，他的妻子既迷人又滥花钱，完全能够吸引住他的全部注意力。对于福蒂斯丘先生来说，格罗夫纳小姐只不过是办公室装饰——他的办公室装饰都是奢华而昂贵的——中的一个必要部分而已。

格罗夫纳小姐将茶盘托在胸前雍容华贵地走回去了，好像那茶盘是宗教仪式上的祭品一样。她穿过里面的办公室，穿过比较重要的来客得以在那里等候的候见室，最后轻轻地敲了一下门，进入最神圣的地方，那就是福蒂斯丘先生的办公室。

那是一间大房间，地面上铺的镶木地板微光闪烁，地板上散放着昂贵的东方地毯。精致的护壁板是浅色的，还有几把塞得鼓鼓的淡色软皮大椅子。一张巨大的枫木书桌位于房间中央，也是这间房间的焦点，书桌后面坐的是福蒂斯丘先生本人。

与这间房间相比，福蒂斯丘先生没有他本应有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不过他已经尽力了。他是一名身材高大、肌肉松软、秃头发亮的男子。他喜欢在他的城市办公室里穿着宽大的斜纹软呢衣服。格罗夫纳小姐以天鹅般的姿态滑行到他面前时，他正低头皱眉看着桌上的若干文件。她把茶盘放到他肘旁的桌子上，以不带感情的声音低声说道：“你的茶，福蒂斯丘先生。”然后就退出去了。

福蒂斯丘先生对于这番仪式所作的贡献只是哼了一声。

格罗夫纳小姐坐回自己的办公桌旁继续做手头未了的事。她打了两个电话，纠正了几封已经打好字、放在她那里供福蒂斯丘先生签字的信，还接了一个电话。

“我恐怕现在做不到，”她以傲慢的口气说。“福蒂斯丘先生正在开会。”

她放下电话听筒的时候瞥了一眼时钟。时间是十一点十分。

正在此时，一种非同寻常的声音穿透了福蒂斯丘先生办公室那扇几乎是隔音的门。声音是闷的，但仍然完全可以辨识，是一种压抑、痛苦的喊叫。与此同时，格罗

夫纳小姐办公桌上的蜂鸣器发出持久而狂乱的召唤声。格罗夫纳小姐一时间惊得动弹不得，然后摇晃着站起身来。事出意外，她慌了手脚。然而，她还是以她通常的雕像般的姿态走到福蒂斯丘先生办公室门前，轻轻叩门进入。

她所见到的景象进一步打乱了她的矜持姿态。她的雇主坐在办公桌后面，似乎因极大的痛苦而蜷缩起来。他那痉挛的动作令人不忍卒睹。

格罗夫纳小姐说：“啊呀，福蒂斯丘先生，你病了吗？”但是马上就察觉自己这个问题实在问得太傻了。福蒂斯丘先生无疑病得不轻。就连她走向他的时候，他的身躯就处在痛苦的痉挛动作之中。

从他嘴里断断续续地蹦出几个词来。

“茶——究竟——你在茶里放了什么——叫人——快找医生——”

格罗夫纳小姐飞奔着离开房间。她不再是那位目空一切的金发美女秘书了——她是一个彻底吓坏、已经全无主见了的女人。

她奔到打字员办公室里嚷道：

“福蒂斯丘先生出事了——他快死了——咱们一定要找医生——他看上去好可怕——我肯定他要死了。”

这番话立即引起多种多样的反应。

最年轻的打字员贝尔小姐说：“如果是癫痫，那我们就应该在他嘴里放一个软木塞子。谁手头有软木塞啊？”

谁也没有。

萨默斯小姐说：“在他这个年纪很可能是中风。”

格里菲思小姐说：“我们必须立即请医生来。”

但是她通常的干练却打了折扣，因为她在此工作的十六个年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必须请医生来到办公室的事情。她自己有位医生，但是他在斯特里塞姆高地。附近哪里有医生？

谁也不知道。贝尔小姐抓起一本电话簿，开始在“医”字头下找医生的姓名。但那不是分类电话簿，医生通常不像出租车那样自动排序列明。有人建议找医院，但是找哪家好呢？“医院一定要找得对头，”萨默斯小姐坚持说，“要不然他们不来。因为医疗制度有规定的，我是说。必须是本地区的医院。”

有人建议打 999^①，但是格里菲思小姐听了大惊，她说这就会意味着警察要来，而这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的。对于举国享受医疗服务的国家的公民来说，一群理解力相当强的妇女却令人难以相信地表现出对于正确程序的无知。贝尔小姐开始在相关字头项下找急救车。格里菲思小姐说：“他自己有医生——他必定有位医生。”有人冲过去找私人住址簿。格里菲思小姐吩咐办公室里的勤杂工出去找医生——好歹找一位，什么地方的都行。格里菲思小姐在私人住址簿里找到了住在哈利街^②的埃德

① 999：英国处理紧急呼救的特服号码。

② 哈利街 (Harley Street)：位于大伦敦地区威斯敏斯特市内，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是医家云集之处，是医药界的代称。

温·桑德曼爵士。格罗夫纳小姐瘫在一把椅子上，以显然不是伦敦上流社会式的口音悲叹着说道：“我像平常一样地沏了茶——我真的是那样做的——茶里不可能有什么东西不对头。”

“茶里有什么东西不对头？”格里菲思小姐停住了，她的手在电话机拨号盘上。“你为什么这样说啊？”

“是他说的——福蒂斯丘先生说的——他说是茶的缘故。”

格里菲思小姐的手在维尔贝克医院与 999 之间踌躇不决。年轻的贝尔小姐充满希望地说：“我们应该给他一点芥末和水——快。办公室里难道没有芥末吗？”

办公室里没有芥末。

稍过片刻，伯斯纳尔格林区的艾萨克斯医生和埃德温·桑德曼爵士在电梯里相遇，其时来自不同地方的两辆急救车正在楼前停下。电话与勤杂工都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第2章

尼尔督察坐在福蒂斯丘先生的神圣领地里那张枫木大办公桌后面。他的一名部下手持笔记本不惹眼地坐在靠墙的门边。

尼尔督察有着利索士兵的外貌,前额相当低,发脆的棕色头发向后长着。当他嘴里吐出“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这几个词的时候,听到此话的那些人不觉狠狠地想道:“你能做的事大概也就是例行公事吧!”他们也许是相当地错了。尼尔督察缺乏想象力的外表之下其实暗藏着一个具有高度想象力的思想者,而且他调查研究的方式之一是向自己提出种种稀奇古怪的犯罪理论,他把这些理论应用于当时他在审讯的那些人。

他立即准确无误地把格里菲思小姐挑出来作为最适合向他简洁说明导致他坐在这里的各种事件的人,格里菲思小姐令人佩服地向他简要说明了今天上午发生的事,刚刚离开房间。尼尔督察向自己提出了三个各自分开、经过高度渲染的理由,以说明打字员办公室里的女性老前辈为什么可能在老板的上午茶里下毒,然后认为不可能而予以驳斥。

他把格里菲思小姐列为(a)不是那种下毒的人,(b)没有爱上老板,(c)没有突出的精神症状,(d)不是爱忌

恨的人。这似乎就把格里菲思小姐打发了,但她还是提供准确信息的人。

尼尔督察向电话机瞥了一眼。现在他等待圣裘德医院任何时候都会来的电话。

当然,福蒂斯丘先生可能是由于自然疾病而突然病倒的,但是伯斯纳尔格林区的艾萨克斯医生并不这样看,哈利街的埃德温·桑德曼爵士也不这么想。

尼尔督察随手按了一下左手边的蜂鸣器,吩咐人们把福蒂斯丘先生的私人秘书带到他这里来。

格罗夫纳小姐稍稍恢复了镇静,但还不是很镇静。她担心地来了,她的动作全无天鹅般的滑行姿态,而且她立即自卫性地说:

“我没有做这事!”

尼尔督察如平时谈话般地喃喃说道:“没有?”

他指指格罗夫纳小姐打算坐下的椅子,格罗夫纳小姐手持笔记本,奉命来到时正要登记福蒂斯丘先生的信件。现在她不情不愿地坐了下来,惊慌地看着尼尔督察。尼尔督察脑子里富有想象力地想着下列主题:诱惑?讹诈?法庭上的金发女郎?等等,他看上去令人安心,只是有点愚蠢的样子。

“茶没有任何问题,”格罗夫纳小姐说。“茶不可能有问题。”

“我明白了,”尼尔督察说,“请告诉我你的姓名住址?”

“格罗夫纳。艾琳·格罗夫纳。”

“怎么拼写?”

“哦,与格罗夫纳广场^①同名。”

“你的住址?”

“墨斯维丘区拉什莫尔路14号。”

尼尔督察满意地点点头。

“不是诱惑,”他对自己说,“不是爱巢。与父母住在一起的体面家庭。不是讹诈。”

另外一套不错的推测性理论被淘汰掉了。

“那么,沏茶的是你啰?”他令人愉快地说道。

“不错,我必须沏。我是说,总是我沏茶。”

尼尔督察不慌不忙地仔细询问她福蒂斯丘先生上午茶的所有仪式。茶杯和碟子还有茶壶都已经收拾起来并且送到有关部门去检验了。现在尼尔督察获悉艾琳·格罗夫纳,而且只有艾琳·格罗夫纳曾经动过那茶杯、碟子和茶壶。水壶曾经用来沏办公室的茶,格罗夫纳小姐曾经用这水壶从盥洗室的水龙头重新接水。

“那茶叶本身有问题吗?”

“那是福蒂斯丘先生自己的茶叶,特别的中国茶。茶叶是放在隔壁我办公室的架子上的。”

尼尔督察点点头。他询问到糖,获悉福蒂斯丘先生喝茶不加糖。

电话响了。尼尔督察拿起听筒。他脸色略变。

^① 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美国驻伦敦大使馆所在地。

“圣裘德医院吗？”

他朝着格罗夫纳小姐点点头示意她可以离开。

“暂时就是这些了，谢谢你，格罗夫纳小姐。”

格罗夫纳小姐匆忙迅速地走出房间。

尼尔督察侧耳细听来自圣裘德医院那不带感情的细细的语声。随着那声音的叙述，他用一支铅笔在他面前的记事簿上画了几个神秘的记号。

“你是说，五分钟以前死了？”他问道。他的眼睛转到他的手表上。十二点四十三分，他在记事簿上写道。

那不带感情色彩的声音说，伯恩斯德夫医生想亲自和尼尔督察说话，

尼尔督察说：“好的。接通他的电话，”他说话的口气让那声音的主人很是反感，此人原已让自己的官腔里带上了某种程度的尊敬。

然后是一阵各式各样的滴答声、蜂鸣声和远远的幽灵般的喃喃声。尼尔督察坐着耐心等待。

然后忽然就传来一阵深沉的男低音，使他不由得将电话听筒从耳旁移开一两英寸。

“哈罗，尼尔，你这个老秃鹰。又在和尸体打交道吗？”

恰好一年以前，尼尔督察和圣裘德医院的伯恩斯德夫教授由于一桩下毒案子而走到一起，以后就一直很友好。

“医生，我听说死了一个人。”

“对。他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死亡的原因是?”

“自然一定要做尸检啦。很有趣的病例。的确很有趣。我高兴我能够参与这个案子。”

伯恩斯德夫的圆润嗓子中带有的职业性兴奋至少告诉尼尔督察一件事。

“我想你认为不是自然死亡,”他冷淡地说。

“一点机会也没有,”伯恩斯德夫医生很有劲地说。“当然,我不是正式说的,”他以事后小心的态度加了一句。

“当然。当然。这是不用说的。他是中毒吗?”

“肯定是。而且——你知道这是相当非正式的——只在你我之间说说而已——我愿意为是什么毒药打一场赌。”

“真的吗?”

“紫杉碱,伙计。紫杉碱。”

“紫杉碱? 从来没听说过。”

“我知道。极其不同寻常。真的令人高兴地不同寻常! 要不是我仅仅在三四周以前接触过一个病例,我还不能自己就发现它。几个孩子玩过家家——从紫杉树上摘下果子来沏茶。”

“毒药就是紫杉碱吗? 是紫杉的浆果吗?”

“浆果或者树叶。高度毒性。当然,紫杉碱是生物碱。不要以为我听说过故意使用紫杉浆果的病例。的确极其有趣而且不同寻常……尼尔,你真不知道,总是处理那些必然是死于除草剂的病例叫人多么厌倦。紫杉碱真